

主題 | 感謝老師開啟我的性平之眼與行動

2018 年，經歷公民投票的性平教育工作者們，沈默而難受地咀嚼胸口硬塊，懷疑自己是否努力不夠，亦或做得太多／太快？

20 年前性平教育課堂上的大學生沈怡如，目前是一個全職媽媽，在青春年華被成令方、畢恆達老師開啟的性別之眼，內化的價值觀，成為她審視自我、實踐母職、教育孩子，進而影響其他家長的行動。而高師大性別所江芷均等修習楊佳羚老師開設「女性主義與社會運動研究」課程的研究生們，則在公投後透過「彩虹魯道夫」活動，做為自己的課堂實踐。

透過不同世代修習性別課程學生的分享，我們想安慰在這幾年的紛擾中受傷的老師們，今日的學生，明日的無限可能！（副總編輯 莊淑靜）

被開啟的性別之眼，不負青春

■ 沈怡如 家長

我是一位全職媽媽，現年 40 歲，過去曾在 NGO 服務近十年，念過社會學也混到一個美國的 MBA。孩子生得晚，繁瑣的育兒生活總是會讓人忘記生活的目的與初衷，直到三年前，我帶著八個月大的孩子走上街頭開始公開表態支持同性婚姻；倡議、運動、平權這些熟悉字眼才又回到我的生命裡。身為一位異性戀的母親，投身這場運動就是希望多年後我能和孩子說：「媽媽曾經參與這場戰役，為你們爭取應享有的權利。為了你們，媽媽從不退怯。」這時，我才發現自己從沒把性別與平權拋諸腦後，這歸功於 20 年前有一位社會系的老師成令方在我心裡埋下了這顆種子。

與女性主義首次接觸是大二那一年，「性別社會學」這一門課就此結識我的老師——成令方。20 年前的輔大校園，令方算是很特立獨行的留英海歸派，我們不需尊稱她老師，叫她令方就可以。我們亦師亦友談學術論點、聊感情、聊理想、聊工作，她總是很貼心又很一針見血的分享觀點、剖析每件事情，幫助我們打開視野，分享許多在國外的生活經驗、同志情誼、風花雪月等，這在風氣保守的天主教校園也曾引起軒然大波。

20 歲的青春年華，也曾對女性主義者產生刻板印象，認為這是一群覺得被父權打壓的恰北北，不然就是獨樹一格的女同志。然而，令方循序漸進地運用理論與實務的來往辯證，讓我改變原來對女性主義的觀感。我記得令方曾經交代一個回家作業，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震撼彈，她請我們回家照鏡子認識自己，仔仔細細看一遍自己赤裸的身體。男孩子的性器官外顯，所以常常習以為常；女性的私密處不外顯，當拿著鏡子看見自己完整的性器官的那一刻，頓時有種愧疚感，相處 20 年的身體竟是如此陌生。

從此以後，我死心踏地跟著令方修每一堂課，即使每堂課都很硬、事後事前的功課很多，但那卻是我求知慾最旺盛的年代。當年，選修性別課程的男性少之又少，只有少數性別傾向明顯的男同學，我開始也好奇這些人為何而來？男性和女性接受到女性主義的薰陶後差異為何？當時，

為了完成畢業論文《性別課程對男性性別意識的建構》，進入臺大校園作質性研究，認識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畢恆達教授，參與了白絲帶運動（註1），認識這一位以女性主義為出發點的男性教授，顛覆我對性別教育的想像。女性主義的真正意涵，不只是站在自身的立場指著鼻子罵別人，而是重新解構和認識自身，並將自己放置於社會角色之中，站在正反面向傾聽與討論，多元尊重與包容，讓事情達到雙方都可以滿意的平衡點。

這樣的社會化過程，內化為我的價值觀，尤其在成為一位母親之後，更是時時提醒著自己，不要只用大人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學習和成長，孩子是主體，母職的意義除生理上的照料外，更要引導孩子認識自己，相信自己存在的意義，進而可以養活自己及過上豐富心靈的生活，若還有餘力，更要回饋於社會，成為改變的力量。

前些日子，我參與親子閱讀的進修課程，書單是在小學校園引起廣泛討論的《穿裙子的男孩》，一個以陰柔特質為主角的青少年如何在單親家庭、男性氣質為主的校園中挫敗後再找自己定位的故事，我也順便分享自家女兒從兩歲起就不愛穿裙子，中性穿著與思考邏輯的生活點滴。會後，有位媽媽告訴我她現在遇到的困境：二年級的兒子開始留長頭髮戴髮箍，班導師要求他把頭髮剪掉，理由是留長頭髮上課會分心。我們一致認為這是一種刻板印象，女孩子也會留長髮戴髮箍，有影響學習狀態嗎？進一步也做了一些對策討論，「一年級也是同一位導師，他應該對你的孩子很了解，會知道是什麼原因比較會影響他的學習狀況，應該不會只是長頭髮。」、「同時可以問問其他家長對於男孩子長頭髮戴髮箍有什麼看法？」、「最重要的是你兒子自身有覺得什麼影響嗎？」。

短短三分鐘內提出的這些建議，不是無中生有或是憑空想像，或許這就是20年的經驗累積，讓我對性別刻板印象不陌生、也不恐懼。不讓要無知成為恐懼的原因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的了解與包容，我期許自己是用多元尊重的角度帶領孩子看這個世界，同樣的我也希望社會是用相同的態度對待下一代，而這樣的友善環境與空間，還需要靠我們不停歇的衝撞體制與創造新氛圍。

今年4月，在同婚專法通過前，我和令方碰了面，她從資深教職退休，而我還在菜鳥母職中探索，各自走上走下了一些山頭，沿路的風景讓我們的對話更豐富與值得回味。

「去年公投的結果讓我好失望，性別教育和婚姻平權這條路走了這麼久，感覺社會大眾觀感還是停留在原點。」我說。

「沒關係，雖然是專法，但同志們還是可以結婚，已經算往前跨一大步了。就像生孩子一樣，頭出來，過一個肩膀，擠一擠，孩子不就生出來了！我們過一關是一關。」令方爽朗的笑著邊回應我。

這位沒生過孩子、沒當過媽媽的老師用了最貼切的形容，打動我這位自然產的母親，也是，我們過一關是一關，生孩子這麼難的一關都過了，我們一定還有機會，看到廢除專法，回歸民法，因為這世界，愛最大。♥

註1：1999.6.30 臺大白絲帶運動，由婦女研究室發起「白絲帶運動」，號召男性共同參與反性侵害、性暴力運動。希望藉由白絲帶運動來提升男性對於性暴力的反省，即使沒有直接使用暴力，也應該反思自身在滋養性暴力的性別歧視社會中扮演如何的角色，一起共同來打擊性暴力。